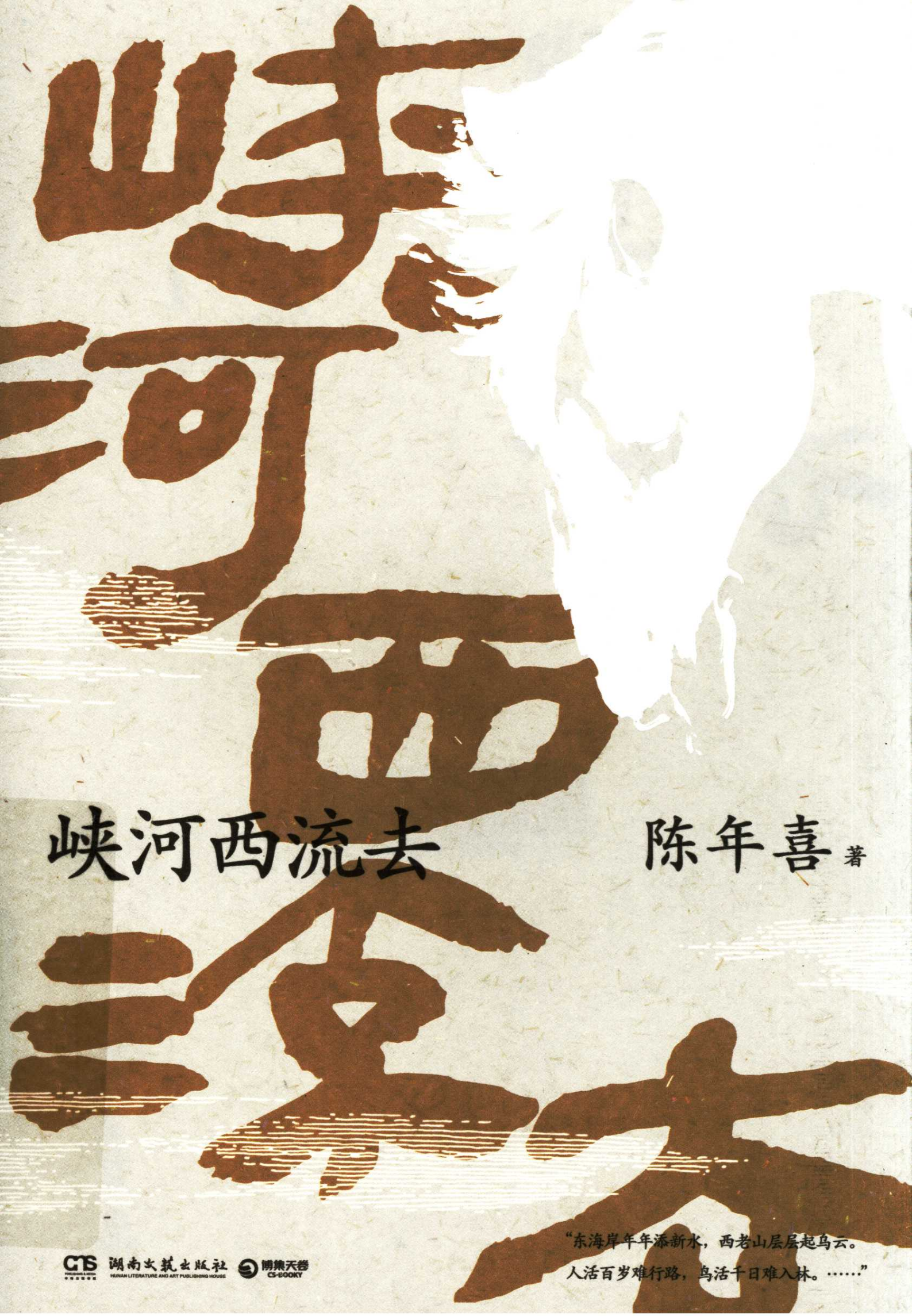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峡河西流去

陈年喜 著

“东海岸年年添新水，西老山层层起乌云。
人活百岁难行路，鸟活千日难入林。……”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开卷天香
CS-BOOKY

我不过是个写信的人，我以文字歌哭、悲喜，以晨
起暮歇的有用无用功为世界、为人们、为看见和看
不见的事物写信，又以同样或不同的方式接收来信。
我不知道我写出的信你们是否收到，而你们的所有
来信，我都认真读过了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形已消失的故乡，
以及风尘里赶路的、风流云散的人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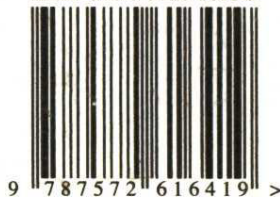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陈年喜

更多免费赠书
更多精彩福利
扫码喜提！

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文学

ISBN 978-7-5726-1641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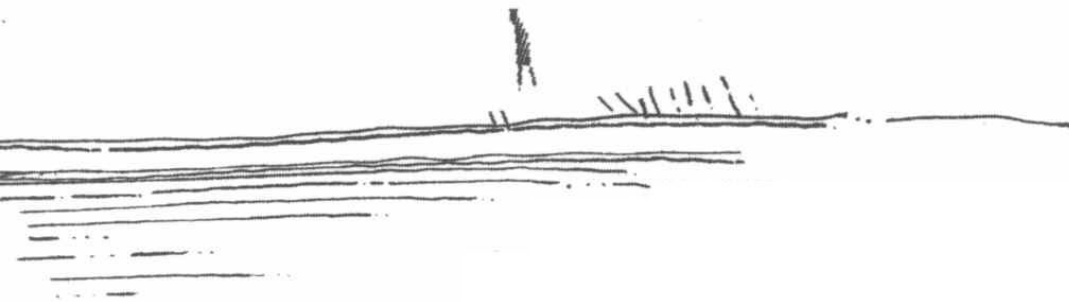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7572 616419 >

定价：54.00元

峡河西流去

陈年喜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峡河西流去 / 陈年喜著. -- 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24.3
ISBN 978-7-5726-1641-9

I. ①峡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24）第 043007 号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文学

XIA HE XI LIU QU
峡河西流去

著 者：陈年喜
出 版 人：陈新文
责任编辑：匡杨乐
监 制：邢越超
特约策划：张 攀 娄 澜
特约编辑：张春萌
营销支持：李美怡
封面设计：利 锐
版式设计：李 洁
书籍插画：原 野
内文排版：百朗文化
出 版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）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75 mm × 1230 mm 1/32
字 数：198 千字
印 张：8.5
版 次：202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2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726-1641-9
定 价：54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自序

我不过是个写信的人

我这半生，和两个场域扯不断理还乱，一个是关山万里的矿山，一个是至今无力抽身的老家峡河。

关于矿山，我在《微尘》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两本书和一些诗歌里已经讲述过它们，并且我觉得已经讲得够多了，而关于老家的讲述基本还没有开始。人一辈子都在做两件事情，离家和回家，做得费神劳力甚至九死一生。其实也不是两件事情，是一件事情，因为离家也是回家，不过是方向或方式不同而已。故乡是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峡河的东面是河南卢氏县，北面和南面是本省的洛南与商南，峡河就这样处在秦岭与伏牛山脉挟持的两省三县夹角地带。峡河水从两省交界的山腰出发，细细涓涓，茫茫苍苍，一路风尘一路歌，经过七十里奔流，在武关与丹江汇合，成为长江不足一道的一部分。峡河是河名也是地名。这里原本没有人烟，三百年前，一场战事，一帮战败的人丢盔弃甲，顺长江而上，到了这里，插草为界，烧荒为田，世代生活了下来。

1999年出门上矿山，到因病回乡，整整十六年，大漠边关，孤雁寒声。虽然其间也常常回来，但我发现，我与这片世界已彼此陌生，长者衰朽，少年成人，同辈人已大多叫不出名字，而打工经济，让人们彼此更加分离遥远。我重新打量它和他们，他们和它也重新打量我，这些文字，是彼此打量的结果。写作，也是思乡者与故乡彼此走近相看的过程。惭愧的是，相对于漫长的无尽的时间与人事，这里记录下的，只是其中的一鳞半爪。

从诗歌改弦到自然分行文字那一年，我已经四十五岁。那时候，我在贵州一家企业做文案，每天忙忙碌碌又百无聊赖。在我的故乡峡河，这个年纪的男女，已早早备好了棺木，选好了墓基，开始抬头向另一个世界张望，等待那个黑夜到来。我清楚，我没有太多时光晃荡了。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孩子在县城读高中，家人陪读，在两年前的一场手术中，我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，经济上实在捉襟见肘，需要一份实在的收入。另外，以精致立命的诗歌在新的语境下选择了慎言、拘谨、罔顾左右、画地为牢，已无力表达广阔深繁的生活和世界。至今五年过去了，我好像写出了点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写出来。

这些年，读了一些书，意在为新的写作打底子、找方法，但我发现，一旦动起手来，一切别人的经验都失去了参照作用，我早已水泼不进，不可救药了。还是尊重和回到生活与心灵本身，土地上的风尘与人的生死，是最好的教科书。

我不过是个写信的人，我以文字歌哭、悲喜，以晨起暮歇的有用无用功为世界、为人们、为看见和看不见的事物写信，又以同样或不同的方式接收来信。我不知道我写出的信你们是否收到，而你们的所有来信，我都认真读过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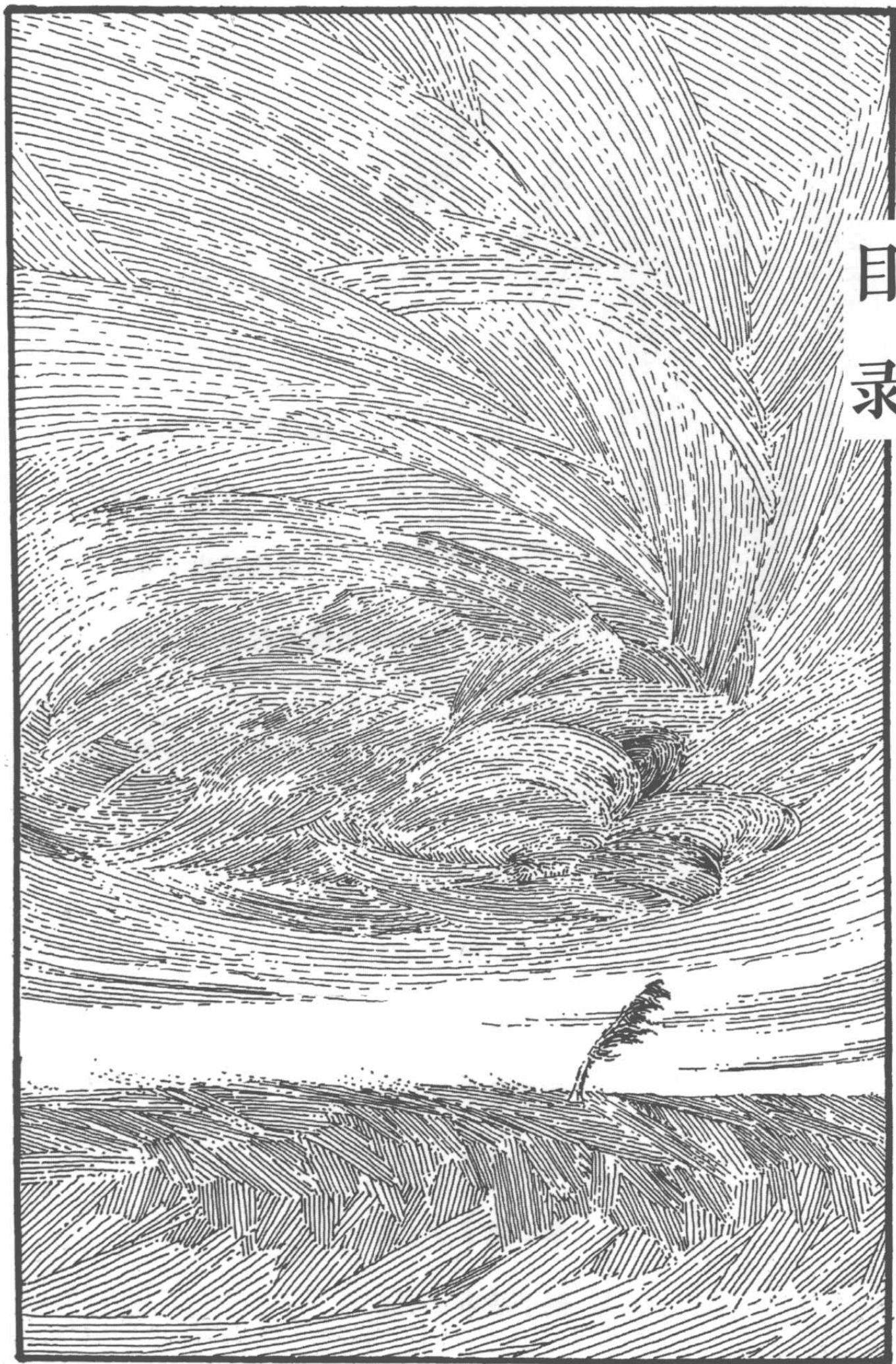
马提雅尔说过，回忆过去的生活，无异于再活一次。我有时候在其中活一回，有时候死一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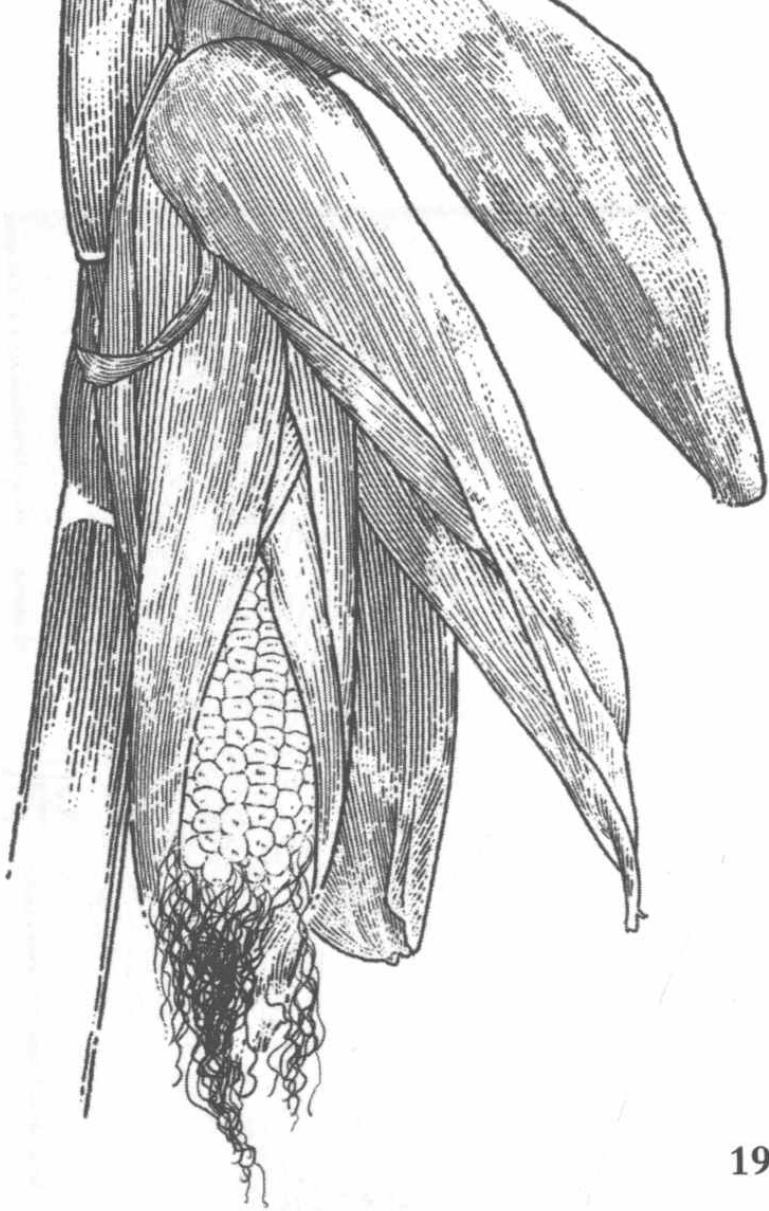
谨以此书献给我形已消失的故乡，以及风尘里赶路的、风流云散的人事。

故乡消散的年代，愿我们都有故乡！

2023 年 12 月 5 日

目录





峡河七十里 / 001

绝活 / 013

流动理发人 / 021

老花 / 031

表弟故事 / 037

1998 年的乡村逸事 / 051

月潭 / 071

苘麻 / 079

三条岭 / 087

鬼事 / 095

蘑菇故事 / 101

疙瘩叶儿 / 109

李子熟了 / 115

桐子故事 / 125

商州记 / 137

耳聋记 / 145

磨面记 / 153

皮衣记 / 159

地板记 / 165

篮球记 / 171

摩托记 / 179

我们都有过光头的少年 / 1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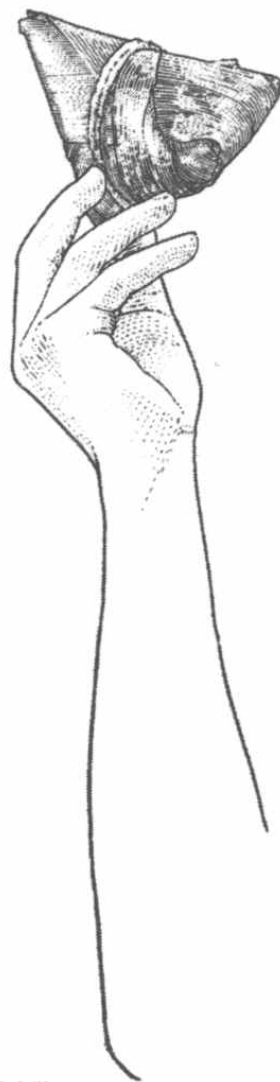
峦庄镇的白毛 / 199

弹弓 / 209

清明 / 223

人们叫我机师傅 / 231

烟尘 / 249



峡河七十里



我不知道 1970 年以前峡河的样子，我不可能知道，因为那一年的大年夜我才来到这个世界。世界上因河流而得名的地方很多，要举例子估计三天三夜也举不完，峡河这片地方也算因物获名的一个。我爷爷说，民国时峡河就叫峡河保，最大的人物是保长，至于民国之前叫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他和我一样，不可能知道这个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的地方更远的身世。我出生时峡河叫峡河人民公社，过了十几年（也好像是二十几年），改了名字叫峡河乡，又过了十年，行政版图上叫峡河村，至于以后还会怎么改名，那是以后人们的事情。

峡河这地方有数不清的沟沟岔岔、梁梁峁峁，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名字，黄家沟、牛岔、西河塄、东疙瘩……简单又神秘，没有一个重复的。高中毕业那年，乡政府抽调年轻人参与村庄规划，我被抽上了，拿个本子做记录，跑了十几天，那些奇奇怪怪的地名我至今都没有忘记。这儿的人，无论住在哪个地方，只要走出了峡河，别人问起来源，一律会回答：峡河的！仿佛坐不更名的赴死好汉似的。

人们习惯称峡河七十里，说的是东边的西界岭到西边武关河

的长度。西界岭往东是河南省地界，这里的山根有一个泉眼，是峡河的源头。在电视里，很多人都看到过长江和黄河的源头，细细一脉泉水，若有若无，寂寂寞寞。再大的江河，它的出生地都差不多，就像人的幼年，有区别的是后来。峡河到了武关就归了丹江，再往下就归了长江，水还是峡河的水，但与峡河就没什么关系了。

我出生的地方叫塬上，按说秦岭南坡没有塬的地理和概念，但怎么就叫了塬上，这是一个谜。1998年冬天，我们全村去另外一个很远的村参加农田基建会战，那时候年年春冬两季搞会战，不是修路就是造田，国家叫再造山川秀美大西北工程。有一天傍晚，我独自从工地回家给工队拿菜和粮，在抄小路登上武峰山顶时，落日如盘，金辉无边，我第一次面对面完整而又真切地看到了塬上的全貌：一只手掌，立在一片山坡上，指尖是北巅的群峦，再往北，群山如涛，我不知道它们延伸到了哪里。人烟都集中在了掌心部位，沟壑形成了手掌的纹理。峡河从塬下流过，那些纹理带着溪水、花花草草与峡河相接，成为它的一部分。那时候，塬上人烟鼎盛，有近六十口人，大家晨起暮歇，还没有外出打工的念想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逃出塬的掌心。现在，塬上只剩二十口人了，人们纷纷逃出，以各自的生和死的方式。

1975年，塬上出了云母矿。我的整个童年、少年时期都与云母有关。

峡河人把狐狸不叫狐狸，叫毛狗。云母矿是一窝毛狗发现的。那一年，刘席匠喂了一群鸡，鸡长得好，蛋也下得好，每天产出的蛋，几乎和鸡的个数相等。有一天，刘席匠发现蛋少了一个，数了数发现鸡也少了一只，第二天，发现又少了一只鸡。他

顺着散落的鸡毛找啊找，找到了松树梁上，发现了一个毛狗洞。毛狗洞是倾斜向下的，细细长长不知深浅，毛狗们出门去了。刘席匠见过不少动物的家，这个洞算得上豪宅，洞墙上贴满了金光闪闪的壁纸，细细看，是云母。刘席匠知道云母是一种工业材料，能绝缘，紧缺得很。云母不是贴上去的，是石头里长出来的。刘席匠知道，毛狗是聪明，但它还不会用糨糊。云母有小块的，也有大块的，他用力掰下来一块，像一个装订精致的书本，与书本不同的是，云母不但能一层层揭开，还能要多薄有多薄。

刘席匠将一块薄得不能再薄的云母贴在一只眼睛上，他看见对面山上有一个人在开荒，开荒人手里的家伙雨点一样落下，而更南的山顶，一场雨真的来了。

2 /

大规模开采云母矿，是两年后的事了。

这时候我长到七岁，开始上小学。学校在峡河边上，秋天满河的芦花，白得没边没沿，夏天芦苇丛里藏了数不清的小黑鱼。学校东西两边各有一棵树，一棵是柏树，一棵是柳树，它们互不相干又互不服气，把风和叶子往对方身上吹。小学的生活内容就

两件事，一件是读课本，另一件是在两棵树下撒野。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毕业离开峡河去镇上读初中，无法无天的六年里，我们听到最多最响的声音是上课下课的铃声，其次是爆破声，它发自云母矿坑，不定时也不定量，充满了突然性和暴戾。戏剧性的是，二十年后，相同的爆破声在我手里接着发生，延续，响彻十六年，直到我的右耳渐渐失聪，肺里布满尘埃。现在，它们又在我的梦里向暮年延伸。

开矿的工人住在我爷爷的茅草房子里，爷爷住东屋，他们住西屋，而大量的云母堆在厦房，它们被分拣，按质分装，运到峡河边的加工厂，由女工们加工成薄片，运到城市的工厂。开矿的工人和加工厂的工人都是各村挑选来的青年，他们发了工资就交给所在的生产队，记工分，分粮食。后来，云母矿开大发了，矿工们在矿边盖了房子，其中有位青年，若干年后，做了我的岳父。

残次的云母叫云母渣，供销社里收购，二分钱一斤。星期天和假期，我跟着大人们去云母矿捡云母渣。那些年，它几乎是峡河边上人们唯一的收入。

开始的时候，很容易捡到，云母被爆破的气浪带到空中，落得漫山遍野，再好的云母，经过爆破，都变成了渣，工人们懒得去捡，他们只要那些好品质的、大块的。一段时间山上的云母渣被捡得少了、完了，一茬炮又崩出来，循环往复，总也有捡的。漫山捡云母渣的多是老太太和孩子，背一个口袋或一个竹筐，拿一柄小镢。有力气的人看不上，他们人手一柄大锤，见石头就砸，有的一块石头，能砸出几十斤云母。最热闹的时候，我看见过上百人捡云母渣的壮观情景，人们欢天喜地，仿佛不是来捡云

母的，而是来看戏的。

捡云母渣的过程中，发生过许多故事，有人被石头砸伤，有人因争抢一块石头打架，还有日久生情的，但比较起来，还是刘席匠那个云母坑的事更有意思些。

松树梁北面有一条沟，是条旱沟，只有阴雨季节才会有水流。有一天，刘席匠砸了半晌石头也没砸出多少来，心里很不痛快。他到北面去方便，小便冲出一块云母，闪闪发亮，这是一片高品质的云母，不是渣，上面没有一丝拆纹，镜子似的。他用手里的锄头刨了刨，下面露出绵延的云母矿石。他白天不敢开，一方面是因为生产队里要上工，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怕别人知道，山上的东西，见者有份，并不是谁可以专有的。刘席匠白天上工或打席，晚上上山开云母。那时候没有电灯，他让老婆掌一盏煤油灯，煤油灯昏暗，只能把捻子调大，所以特别费油。

刘席匠的云母矿坑被人发现时，已经是第二年夏天的事了。其实不应该被发现，刘席匠做得很隐秘，白天都用树枝草叶把洞口盖上，伪装得不露一丝痕迹。事情败露在煤油上。那时候只有唯一的供销社柜台卖煤油，一般一家人一月一斤就够了，刘席匠一月灌三斤，且月月如此。供销社柜员老周觉得不对，报告给了民兵连长小黄。

黄连长带人找到了刘席匠的矿坑，矿坑已经打到了十几米远，延伸到了山体深处，洞体有宽有窄，有高有低，曲里拐弯，像藏着无数秘密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矿洞四壁都被煤油烟熏黑了，使人不敢沾身。人们提来了一桶水，泼在壁面上，壁上稀稀疏疏的云母立即无比耀眼。掌子面有一盏用葡萄糖瓶做的煤油灯，还有半瓶油。

没有卖完的云母自然被没收了，有两千多斤。大家也没有为难刘席匠，只把坑口封了。两年后，包产到户，大集体解体。刘席匠再没有打席，带着女人、女儿一家人回到了老家河南南阳。如今，夹带着峡河的丹江水从他的老家被送往北京。我记得刘席匠的女儿叫莲，有一双惊鸿似的眼睛，一根永远打不散的辫子，别的，都记不清了。

两年后，云母矿倒闭，工人们各回各家，风云十年的集体企业风消云散，不是因为资源枯竭，而是因为云母被别的工业品代替。峡河的人们也不再依靠云母渣维持生计，开始四出打工，有的去南方工厂，有的去北方矿山，只有刘席匠留下的矿坑还在，牛羊和鸟兽们经常在那儿饮水，绿洼洼地疹人。

3 /

峡河八五大水那年，我十五岁。

那天是星期六，同学们都回家去了，我因为离家远，留在了学校。教室空荡荡的，我一个人去操场打篮球。没有人可传球，一个人练习投篮。教导主任张老师站在办公室的台阶上喊我的名字，张主任是我的班主任，兼着我们的数学课教师。他说：“你